

古诗词里话冬至

■马晓炜

关于冬至,古人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。

“冬至至后日初长,远在剑南思洛阳。青袍白马有何意,金谷铜驼非故乡。”冬至大如年。在古代,冬至这天,在外的人必须赶回家过节,表示年终有所归宿。唐代大诗人杜甫遇上这个节日本想回家又脱不开身,倾诉着离乡背井的酸楚,于是提笔赋诗《至后》。

唐代诗人殷尧藩在《冬至酬刘使君》中亦云:“异乡冬至又今朝,回首家山人梦遥。渐喜一阳从地复,却怜群沴逐冰消。”诗人出门在外,冬至夜思家而不能眠,故乡是那样遥远而又亲近。其思乡与迷茫之情与现在漂泊他乡的游子相比,其实是没有两样的。

冬至预示着寒冬的到来,这个时候,也意味着开始进入一年中最冷的“数九”严寒天气。“试数窗间九九图,馀寒消尽暖回初。梅花点遍无馀白,看到今朝是杏株。”元代诗人杨允孚的《杂咏》生动描绘了一幅

老北京人在寒冷的冬日从事数九、画九的生动场面。大街小巷冰天雪地,可人们依然生活得多姿多彩,他们采取做游戏的方式驱赶严寒,热热闹闹度过寒冷的冬天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也有对冬至的描绘。当日东南风起甚紧,程昱入告曹操曰:“今日东南风起,宜预提防。”操笑曰:“冬至一阳生,来复之时,安得无东南风,何足为怪?”曹操的一句“冬至一阳生”即点明了战争发生的时间,更是将冬至的阴阳转换特点一语点破。冬至节气为阴的极点,阴到了极点又开始向阳转化,这样的循环转化叫作“来复”。所以,在这天变换风向是很正常的。但令人不解的是,熟悉天时的曹操竟在东南风中放松了警惕,致使数十万大军葬身火海。

如果说阅读古代文人笔下的冬至是一种高雅而诗意的享受,那么现代名家的笔墨里带给人的则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与心灵抚慰。肖复兴在《冬至萝卜挑》中开篇就写道:“冬至到了。寒冷的冬天来了。在老北

京,即使这时候已经进入数九寒冬,街头卖各种吃食的小摊子也不少。萝卜挑,是其中一种。”作家只用寥寥数笔,便生动地将北京冬天街头的热闹景象呈现了出来,让人不免回想起儿时冬日的各种诱人美味。

“‘吃过这碗汤圆,就长一岁了。’冬至的时候,母亲总是这样说。母亲亲手做的汤圆格外好吃,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,又和着成长的传说。吃完汤圆,我们就全家围在一起喝热茶,看腾腾热气在冷空气中久久不散。茶是父亲泡的,他每天都喝茶。但那一天,他环视我们说:‘果然又长大一些。’那是很多年前冬至的记忆。父亲逝世后,在冬至这天,我常想起他泡的茶,香味至今仍在齿边。”这是林清玄《季节十二帖》一文中对冬至的记述。文中的冬至是温暖的,也是难忘的,更是感伤的,读来令人动容。

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冬至时节,我徜徉在书香世界,于经过岁月沉淀的文字里品读冬至,实为一种难得的阅读感受。

搓汤圆

■李艺群

冬至的前一夜,俗称“冬至暝”。每年的“冬至暝”,我们一家人会围在一起搓汤圆。冬至前几天,母亲就提前买好糯米、红枣、生姜,备在家里;尘封已久的簸箕,趁着日头好,拿出来洗洗晒晒;石磨上落满了尘土,也需要提前刷洗干净。冬至前一天,母亲做早饭时,把糯米淘洗干净、泡水。待到中午,我放学回家,母亲推磨,我舀米。我将一勺一勺的米舀到磨眼里,一转眼的工夫,乳白的米浆汩汩地从石磨缝隙里流出来,汇集到凹槽里,而后滴滴答答地落入撑开的布袋子里。磨完米,收集好所有的米浆,绑好布袋子口,把袋子抻平了放到石磨上,搬磨石压在袋子上面,把米浆里的水分挤出来,这叫“压浆”。

到了晚上,母亲忙完家务活,我们做完作业,就开始搓汤圆了。经过泡米、磨米、压浆等工序,原本液体状的米浆变成了块状,且富有黏性。母亲把不成形的米浆块反复揉搓,先揉成团,再搓成长条,最后掐成一个个的小剂子。我们负责把小剂子搓圆,一圈一圈地摆放在簸箕里。簸箕即将装满的时候,母亲会搓两个大大的汤圆放在簸箕的中间,一个公汤圆、一个母汤圆,寓意一家人团圆圆,圆满过一年。

冬至当天早上,母亲起得特别早。生姜洗净,去皮,切成片;红枣洗净,去核;与红糖一起下锅熬煮,熬到生姜、红枣出味后,下汤圆。一个个白色的丸子,跳入沸腾的锅里,再浮上来后,就秒变成甜滋滋的汤圆了。汤圆煮熟后,母亲会先装三碗放在灶前祭灶。再装上一大铝锅,盖好盖子,用厚衣服包裹好,交到父亲的手里。父亲骑自行车,送汤圆去城里给祖父生前的战友。我们在困境时,祖父的战友伸手拉了我们一把,父亲和母亲非常感激,不知如何报答,就在年节的时候,送一些家里的土特产过去。

母亲忙完,天也亮了,叫我们起床吃汤圆。滑溜溜的汤圆,舀起一个,送进嘴里,弹性十足,甜滋滋的。吃过汤圆,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上学。冬至,母亲不用下地干活,在家做好一锅咸汤圆等我们回家吃。香菇、三层肉、包菜、胡萝卜丝,有菜有肉,既营养又好吃。

后来,速冻汤圆问世,祖父的战友去世了,不再需要父亲送汤圆,我们一家人仍旧在“冬至暝”搓汤圆。再后来,哥哥参加工作,经常需要上夜班;我嫁为人妇,离开家乡;家里冷冷清清的,父亲与母亲仍旧在“冬至暝”搓汤圆,坚守着传统习俗。

写到这里,突然好想吃母亲做的汤圆啊。



二十四节气之冬至(视觉中国)

暖心的冬至豆腐

■吴婷芳

冬至前一天大姑就打来电话,让我下班以后记得去她家拿几块豆腐回家过冬至。

到大姑家时,看到大姑早就准备好了给我带回家的豆腐。红色塑料桶里放了些水,又放上了八块洁白如玉的豆腐,中间的一块豆腐上边还放上了一张小小的红纸。我们这边送人的东西上都会放上点红纸。母亲曾说过这是约定俗成的习俗。红色图个吉利,也希望收到东西的人能收获好运。

临走时,大姑反复叮嘱我不要忘了第二天冬至要祭祀,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烧一道青菜豆腐,这道菜寓意极深。等我恭恭敬敬地祭祀了祖先,吃了“多福”的青菜烧豆腐,之后我的生活定会如豆腐所包含的寓意一样,顺顺当当,福气满满。

自从母亲离世后,以前不太多话的大姑越发变得爱唠叨起来。尤其是在各种节日习俗前,她总要嘱

咐我多遍要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才放心。诸如冬至要祭祀,要吃豆腐;中元节不能在外面晾衣服等等。或许在她眼里,只有虔诚地做好这些,才会福气临门,生活顺遂。

冬至这天一早,我就照着母亲先前的做法,将豆腐切成小块,放到刷了一层油的锅里,两面稍微煎一煎,盛起备用。接着在锅内放了点油,把青菜扔下锅炒熟后,再放入煎好的豆腐,放入佐料,添加了点清水。等到快大功告成时,我想尝一下菜的咸淡。突然想起母亲曾说过用于祭祀的菜肴是不可以尝咸淡的,这是对祖先最大的敬畏。

母亲和大姑一样特别相信这些。母亲在世时,冬至的前两天就开始忙活起来。母亲会提前挑选好颗粒饱满的黄豆,在冬至的前一天就将黄豆浸到老式的大缸里。冬至天刚亮,她就会肩挑两桶浸泡好的黄豆,怀里抱着几大捆晒干的稻草,疾步走到村东头的豆腐作坊。村里只有这一家作坊,冬至这天大家都

会过来做豆腐。来晚了队伍会排得很长,待到豆腐做好后,便赶不及送给亲友。

母亲每年都会在冬至这天做上许多豆腐,然后让我们几个小的端着去送给同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。她还会骑上三轮车给邻村的大姑送上一桶现做的豆腐。那时大姑父在北京打工,哥哥在外当兵。家里只有大姑一人,既要种田养猪,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人。母亲很心疼她,有吃的也总会给大姑送上一份。饱含“多福”意味的豆腐当然是必不可少的。母亲是希望大姑的生活能够红红火火、热热乎乎。

冬至的中午,主屋八仙桌上必定要放五大碗菜用于祭祀。青菜烧豆腐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。

而今在大姑的耳提面命之下,我也照着记忆里的流程完成了冬至祭祀仪式,我也吃了几块别有寓意的冬至豆腐,感受着亲情的暖,感受着生活的美。